

吳安之錚錚鐵漢

策反冀東保安隊

「我們的度量必須要大，大到像天地一樣，無所不包，無所不容。」

「我們用人，要取其所長，去其所短。」

前面是戴笠先生告訴我，怎樣容人和用人的兩句話。因為戴先生有開闊的胸襟，有宏大的容量，所以他能够容納各色各樣的人才。他又像一座熱量極高的熔爐，能够把各種不同的個體，熔鑄成一個極堅固的團體，担負起保衛國家，殺敵除奸的重大使命。又因為戴先生知人善任，能够用人所長，去其所短，所以他領導的同志，每一個人都能發揮所長，以極大的工作效能，完成各項艱巨的任務。

我特別要寫吳安之一節，就是想借上吳安之的故事，來說明戴先生如何知人善任，如何信任幹部，而收到工作實效。

七七事變以前，吳安之任在北平，專負策反偽冀東保安隊的責任，當時漢奸殷汝耕在日本軍閥卵翼之

下，成立偽冀東自治政府。這個偽組織非常刺目，令人噁心。殷逆汝耕所憑恃的武力，就是兩個偽冀東保安隊。傅丹墀同偽冀東保安隊第一總隊長張慶餘是同學，吳安之透過傅丹墀，認識了張慶餘。經過兩年交往，推心置腹，使張慶餘五體投地，衷心歸順了政府，祇要接到命令，立刻可以採取行動，起義反正。

可惜，事先沒有派一部電台到通縣，等到七七事變，北平封了城，城裏的人不能出城，城外的人又進不了城，內外隔絕，使北平和通縣完全失去聯繫。張慶餘不明瞭情況，又接不到政府的命令，他認為時機迫切，必須立即反正，於是，會同第二總隊長張硯田，於七月二十九日在通縣反正起義，殺死五百多個日本人，網綁上殷汝耕，浩浩蕩蕩，殺奔北平。想不到廿九軍已經在十幾個鐘頭以前撤離北平，城門緊閉，叫不開城門。不得已，打算到北苑去，與二十九軍阮文武部會師，行經安定門時，被埋伏在那裏的一個日本聯隊，猛烈襲擊，被打得七零八落。吳安之冒着天大的險，辛勤工作了兩年，得到這樣一個結果，痛心到萬分，難過到萬分。

後來打算和李杜、李果講，吳幼權到東北組織游擊隊，擾亂敵人的大後方，因史塔林拒絕李杜假道蘇聯，因而作罷，吳安之的一大抱負，又成泡影。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軍閥無條件投降，抗戰結束。中央為接管全國的鐵路，分了四個區，每區由交通部派一位特派員，主持一切，軍統局派一位警務組組長，接管鐵路警察。平津區特派員為交通部路政司司長石志仁，警務組組長為吳安之。

石志仁好像對軍統局的同志很害怕，以為這些人不會幫助他，不可能同他合作的。石志仁被主觀的偏見所困惑，雖然，不敢公開拒絕吳安之出任平津區警務組組長，內心裏着實不歡迎。

當石志仁從重慶飛南京轉往北平時，飛機上尚有交通部預定的兩個空位子，吳安之想遞補上一個空位子，偕同石特派員一塊兒到北平，好幫助他辦理接收工作。想不到石志仁居然拒絕吳安之遞補這個空位子，真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可見石志仁對軍統局的同志，成見多麼深。可是到後來，石志仁却又把吳安之當成左右手，好像平津鐵路局一天都離不開吳安之，情況轉變，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石志仁爲什麼對吳安之前倨後恭？爲什麼態度轉變的如此突然呢？

榮耀的銀彈攻勢

因爲日本軍閥在侵華期間，隨意殘殺中國人，作惡太多，鐵路方面的日本人擔心一旦戰爭結束，沿鐵路線的老百姓會起來報復。所以，在日本投降以前，僑華北交通株式會社總裁宇作美把僑滿軍一個叫榮耀的團長調到北平，擔任護路司令，以爲這樣一來，以中國人對付中國人，就可以減少對日本人的仇恨，他們日本人就比較安全了。

石志仁到北平，辦理平津區鐵路接收工作，委派姜實鑄接收鐵路警察，姜又委派榮耀爲鐵路警察教練所所長。等到吳安之到了北平，正式接長平津區鐵路警務，發覺榮耀完全是空架子，所造的護路警察名

冊，有兩千人，實際上，不足三分之一的人數。平時冒領許多空額，等到點名，臨時把拉黃包車的，散兵游勇拉來應卯。吳安之又發覺榮耀是一個買空賣空的人，根本不懂警察訓練工作，實在不適宜擔任警察教練所長的職務。於是，計劃先把榮耀編成一個大隊長，再來整頓。榮耀的神通可真廣大，收復北平後，實施銀彈攻勢，居然成了北平的活躍人物。聽到要把他由教練所長編成一個大隊長，明明是降了級，一旦實施，很失面子，那就無法再混下去了。所以，必須對吳安之下點功夫，打消計劃，起碼也要給他一個總隊長的名義。

當時齊慶斌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開有一間空房間，吳安之到北平以後，就住在那裏。一個夜裏，榮耀給吳安之打來一個電話，說有事報告，一會兒榮耀挾着一個大皮包，來到六國飯店。

「組長！」吳安之同榮耀寒暄以後，榮耀說：「抗戰這麼久，後方太苦了。組長從重慶來，你看！連一件像樣子的大衣都沒有，那怎麼成呢？本來，我打算替組長做一件，又怕尺碼不合適。所以，帶點錢來，務請組長趕緊做件好一點的大衣穿穿。」榮耀對於他的頂頭上司，可真够體貼，說完話，打開皮包，取出一疊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放在桌子上。

「這個不可以，請你趕快收回去！」不等吳安之說完，榮耀挾起皮包，就預備走路。在他想來，他這位組長上司是故作姿態，非把這疊鈔票留下不可，不要也得要。

「不要忙！」吳安之看見情況不妙，榮耀這種栽贓式的動作，他真有些害怕，趕緊說道：「你一定要

留下，我也應當給你開一張收條呀！」

榮耀聽到吳組長不再拒絕接受他的錢，才停留下來，不再要走。吳安之開了一張兩聯收據，蓋上他的私章，並且在騎縫上也加蓋了章。然後，從中間撕開，一聯他自己留下，一聯交給榮耀。榮耀看見吳組長收下他送給的錢，還要開一張收據，慎重其事蓋上圖章，真是個土包子、大傻瓜，沒有做過官。心想：「你既然收下我的錢，蓋上圖章的收據落在我的手裏，就不怕你不照我的要求去做。」從他的表情上看，的確有幾分得意的樣子。

榮耀走後，吳安之打電話給石特派員，有緊要的事情，需要當面報告，石志仁請他立刻就去。吳安之帶上厚厚的一疊鈔票（一百萬元合關金券二十萬元）和收據，去見石特派員，把經過情形詳細報告一番。石志仁很有些學者的風度，品德又高，分辨出是非好歹。他聽完報告，知道吳安之是一個見錢不要的大丈夫，處理事情又如此週到，真出乎他意料之外，認為非常了不起，不但給重慶飛來的人增加不少光彩，而且可以借此整飭紀律。他命令吳安之把錢交給會計，把榮耀設法逮捕，送交行營軍法處，以正斜風。從此，石志仁才對吳安之另眼看待，才知道軍統局的同志不要錢，才對軍統局的偏見突然改變。後來，石志仁看見戴先生，對於吳安之的清白作風，和戴先生領導有方，紀律嚴明，一再贊揚。戴先生聽到旁人當面稱贊軍統局的同志，心裏最高興，何況這一件事情的意義，又不比尋常呢！

維護領袖的安全

——特務部的意思，又不具特務部！

「維護領袖的安全」，這是戴先生平生片刻不敢懈怠的責任。北平是元、明、清三代的故都，華北的重鎮，中國的文化城，淪陷八年，一旦光復，國家元首不能不親自去巡視一次。可是剛剛收復，一切頭緒亂糟糟地，領袖蒞臨後的安全，最成問題。領袖去北平以後，衛護他老人家的安全，應該由那一位同志來負責呢？戴先生對這個問題，一點也不馬虎。北平有稽查處長，有警察局的高級同志，不是都可以負責嗎？不！戴先生把當時在北平負責的各個幹部檢點一番，最後決定由吳安之來負責。吳安之有幾點他人趕不上的長處：第一，絕對負責，腳踏實地，一點空子都不漏。第二，忍辱負重，最容易同人相處，同任何人可以合作的非常好。因為他具備這兩樣長處，所以戴先生很放心把警衛領袖的責任交給他。

日本投降不久，領袖第一次親臨北平，在故宮太和殿前面，開了次盛大的歡迎領袖的慶祝大會，參加的青年學生和市民將近十萬人，真是人山人海，把太和殿前面的廣場擠了個水泄不通。北平的青年，北平的市民在敵人佔據之下，度過漫長的八年暗無天日的歲月，一旦看見民族的領袖，國家的救星，如見天日。所以，當領袖蒞臨會場，一個個感動的掉下眼淚來，歡呼雷動，歷久不息。等到大會完畢，人羣像海浪一般，突然向領袖圍攏來，那真是一幅十分感人的雄壯場面。不論青年，還是老年，都想

挨近領袖，看得更清楚一些，都想摸摸他老人家的衣服，也不枉活一生。因此，擠呀！擠呀！人羣把領袖的警衛人員擠得四離五散。在這種情況之下，秩序大亂，已非人力可以維持。不要說匪諜混在人羣裏，會造成不可想像的結果，就是把領袖擠得無法離開會場，也不得了。

開會時，軍務局局長俞濟時和戴先生站在的地方，距離領袖稍微遠了一些。他們兩位都是負責維護領袖安全的人，可是，等到人羣一擠，他們不但接近不了領袖，而且越擠距離越遠。最後，把他們兩位擠出會場，擠出故宮。他們對領袖的安全，萬分焦慮，可是又有什麼法子？

吳安之既負有警衛的責任，不敢離開領袖身邊。當人潮突然擁擠起來，吳安之大聲吶喊，要大家不要擠，把嗓子都喊啞了，可是瘋狂的羣衆，像脫韁的野馬，無法控制，而且要爭着想接近領袖的火羣，根本不注意他呼喊什麼。

領袖身邊，擠得祇留下同他在一起的行營主任李宗仁、戰區司令官孫連仲、黃仁霖和吳安之四個人。安之可以指揮的憲兵和稽查處警察局派出的警衛人員，也被擠得看不見了。於是四個人趕緊手拉着手，把領袖圍在中間，抵抗四週圍擠過來的壓力。李宗仁既瘦又矮，簡直不管用，幸好孫長官、黃仁霖、吳安之三員大將，塊頭大，身體強，都具有無比的神力，才抵抗住人潮。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平津收復後，戴先生覺得平津最重要，把重慶特警班的同學調到平津四百多人。此次吳安之負責警衛領袖的安全，這些同學是他最得力的助手。這些同學年輕、勇敢、機警，看見情況嚴重，什麼也不顧，像

一批小老虎，排開衆人，向領袖這邊擠。他們的擠勁真大，很快就擠攏來二三十位同學，憲兵也擠來一部份，成了李宗仁、孫連仲、黃仁霖和吳安之內圈圈外面的一個外圈圈。這時候，才比較安全了一些。吳安之命令特警班的同學和憲兵，要在人羣當中衝出一條出路來，於是，他們又衝呀！衝呀！終於衝出一條出路，維護領袖的那兩個內外圈圈，簇擁着領袖，緊跟着開路先鋒，一步一步向前移動，好不容易離開人羣的包圍，恭送領袖上了汽車，馳離故宮。

戴先生回到什錦花園，着急得團團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正在着急的時候，吳安之趕回來向他報告，領袖已經安全回到行館，他才放下懸着的一顆心。

俞濟時覺得吳安之在那種混亂的情況下，衛護領袖平安回到行館，十分難得，打算送他點東西以作紀念。他一概拒絕，祇要求送他一張領袖的玉照。領袖回到南京，很快給他寄來一張親筆簽名的照片，這是吳安之一生所珍貴的紀念品。